**1910年，由于同盟会的队伍不断壮大，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，武汉地区最为炽烈。于是，湖北革命党人邀请黄侃回国共谋举义大事。当时湖北最为活跃的有“共进社”和“文学社”两大革命团体。1911年秋，黄侃返鄂参与了这两个团体并策划发动革命，他还先后在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，发展组织。又受《大江报》社长詹大悲之约，以“奇谈”署名，为《大江报》撰写时评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》〔10〕。文中说：**

**中国情势，事事皆现死机，处处皆成死境，膏肓之疾，已不可为。然犹上下醉梦，不知死期之将至。长日如年，昏沉虚度，软痛一朵，人人病夫。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，极烈之革命，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，亡国奴之官衔，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。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，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，予人民以深痛巨创，使至于绝地，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，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。故大乱者，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。呜呼！爱国之士乎？救国之健儿乎！和平已无可望矣！国危如是，男儿死耳，好自为之，毋令黄祖呼佞而已。  
　　这篇反清战斗檄文发表后，尤如一枚炸弹爆炸，立刻震动了大江南北，革命人士受到了极大地鼓舞，增加了他们的强烈斗志；而清朝政府上下则惊恐万状，感到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立即查封了《大江报》，并逮捕了社长詹大悲、总编辑何海鸣。**

**《大江报》被封，舆论界大哗。时湖广总督瑞澂，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见破获人士如此之多，大为震动，生怕士兵“大乱”，当即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，禁止官兵随便出入，欲调巡防营（旧军）来省城加强防卫，形势极为紧张。10月10日晚，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，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爆发了。**

**由此可见，黄侃的《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》这篇时评，可谓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索，为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，其功不可没。**

**作为国学大师，黄侃的严谨治学、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。他曾说过：“学问须从困苦中来，徒恃智慧无益也。”“学问成熟，自然要著书。我打算五十以后就从事著作。”〔23〕1935年农历二月十九日，黄侃先生四十九岁生日，恩师章太炎赠上一寿联云：“韦编三绝今知命，黄绢初裁好著书。”〔24〕其本意是催他写作，寄望于已年近半百的得意弟子黄侃写出“绝妙好辞”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章太炎苦心而作的对联无意间嵌着“黄”、“绝”、“命”三字。黄侃展开寿联，一眼就看出暗藏的玄机，因此很不高兴，以为“命该绝矣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内心都是忐忑不安。**

**1935年10月６日，黄侃因饮酒过多，胃血管破裂，吐血不止，经医生抢救无效，于10月８日（农历九月十一日）英年早逝，年仅四十九岁。他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，其著作及精神风范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和学习的典范。**

**此联贺得意门生黄侃五十岁生日。孔子晚年研读《易经》，把韦编（用熟牛皮编连竹简）弄断了三次，“韦编三绝”形容读书刻苦用功。“知天命”，是五十岁的代称。上联以师长的身份贺黄侃五十岁生日，对其勤奋努力的治学精神予以称许。“黄卷”，古人以黄蘖染纸以防虫蛀，故名。下联勉励黄侃要勤于著述，勿负师望。此联辞浅意深，语重心长。黄侃初得甚喜，后有人指出联嵌“黄绝命书”四字，以为联讦，黄侃信之。不久黄侃因病（同年8月）而逝，好事者益发牵强附会。现今看来纯属偶合，但毕竟贻人口实，为人撰祝寿联当引以为鉴。黄季刚过世，章炳麟挽黄侃“辛勤独学鲜传薪，歼我良人，真为颜渊兴一恸；断送此生惟有酒，焉知非福，还从北叟探重玄。”  
    章太炎在《黄季刚墓志铭》中说：黄“尤精治古韵，始从余问，后自为家法，然不肯轻著书，数趣之曰：‘人轻著书妄也，子重著书吝也，妄不智，吝不仁。’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’。今五十，而遽以中酒死。独《三礼通论》、《声类目》已写定，他皆凌乱，不及第次，岂天下不欲存其学邪？”“传薪”，谓师徒相传，古谓传薪。“歼我良人”，语出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”于此，可见章对黄季刚学问的倚重了。**